

# 木匠房听雨

◎周慕云

桂北的小镇总裹着潮气，爷爷的三轮车碾过青石板路时，会溅起细碎的泥点，像撒了把没捏稳的黄豆。我出生在镇东头的老屋里，娘说我和哥哥是裹在同一块襁褓里来的，只是哥哥没熬过那个飘着冷雨的冬夜——他太瘦了，像灶膛里没燃透的柴火，风一吹就灭了。后来爷爷就把我剪了短发，让我跟着他蹲在木匠房里刨木头，“女孩子家读什么书，握稳筷子才饿不死”，他的声音混着刨花的碎响，落在我黧黑的手背上。

木匠房里永远飘着松脂的味道，老灰狗总趴在门槛上，耳朵耷拉着，却警惕得很。镇上的人经过，它会猛地蹿起来吠，连我端着饭碗经过，它也会舔着牙，喉咙里滚着低吼。我怕它，像怕爷爷手里的墨斗线——那线弹在木头上“啪”一声响，也弹在我胳膊上，留下一道红印子。爷爷总说：“你哥要是在，早敢跟老灰狗抢骨头了。”可我只是攥着衣角往后缩，心里藏着个秘密：我想把课本藏在刨花堆里，想知道山外面的字，是不是和镇上小学黑板上的不一样。

第一次见集市，是偷偷扒着爷爷三轮车的后斗去的。那天他要去卖木雕的小菩萨，我趁他转身搬东西，猫着腰钻了进去，老灰狗也跟着跳了上来，尾巴扫得我腿腕发痒。集市上全是我没见过的东西：染成红的糖葫芦，会“叮叮”响的拨浪鼓，还有摆在玩具摊前的白狗玩偶——它的毛软乎乎的，眼睛是黑纽扣做的，像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缝在了上面。我站在摊前挪不动脚，手心里全是汗，趁摊主转身给人找钱，飞快地把玩偶塞进了衣襟里，布料贴着我发烫的皮肤，像揣了颗跳得厉害的心脏。

回到家，我把玩偶藏在枕头底下，趁爷爷去喂老灰，偷偷拿出来摸。可刚摸到软乎乎的耳朵，爷爷就进来了，他的眼睛像木匠房里的墨斗，一下就盯住了我手里的东西。“谁让你偷东西的？”他的声音比平时沉，伸手就攥住我的后颈——他的手指粗得像小木棍，掐得我喘不过气，然后一把把我丢到三轮车上，“给人家送回去！”我坐在车上哭，后颈的疼一阵一阵的，老灰狗跟在车后跑，吠声里全是急躁，我却觉得，它和爷爷一样，都在凶我。

从那以后，我更怕爷爷了，也更爱躲在课本里。美术课上，老师让画最喜欢的东西，我想起了那个白狗玩偶，一笔一笔画出来，还给它涂了浅粉色的耳朵。老师在我的画纸上贴了朵小红花，说：“这图画得有灵气。”我攥着画纸跑回家，把它放在爷爷的木匠桌上，想让他看看——哪怕他不说好，只看一眼也好。可等我外面玩够了回来，画纸没了踪影，灶膛里还飘着纸灰。我蹲在灶台底下摸，摸出一角烧黑的纸，上面还留着小红花的边。“我以为你不要了，引火正好。”爷爷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圈飘在他花白的鬓角旁。我突然就哭了，把那角纸摔在地上：“你根本不懂！”这是我第一次跟爷爷发火，他没骂我，只是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，沉默着，像块没刻完的木头。

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要离开小镇了。临走那天，爷爷从木匠房里拿出个东西，是只木头刻的小狗，耳朵尖尖的，眼睛是用黑墨点的，和我画的那个很像。“每周五我来接你。”他把木头狗塞到我手里，木头上还留着他手心的温度。我攥着木头狗上了车，看见老灰狗趴在三轮车旁，尾巴耷拉着，不像平时那样凶了。

县里的学校很大，同学们穿的衣服都干干净净的，只有我还穿着爷爷给我做的粗布衫，袖口还沾着刨花屑。我怕被人笑，却又忍不住护着被欺负的同学——就像老灰狗护着木匠房那样。同学们倒不嫌弃我，还总问我：“你爷爷是不是很会做木头东西？”我这才敢说：“是，

他能刻出会笑的小狗。”

周五的雨天，爷爷果然来接我了。他的三轮车上堆着木头，雨丝打在木头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我怕同学看见，钻进木头堆里躲着，却看见同学们都上了爸妈的小汽车。我突然就想起了娘——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外面打工了，我只记得她的手很软，不像爷爷的手，全是老茧。校门口的路很窄，一辆汽车开过来，爷爷急刹车，木头“哗啦”一声滚了一地，我也从木头堆里摔了出来。同学们看见，都跑过来帮我捡木头：“这是你爷爷吗？”“他的三轮车好酷！”爷爷站在旁边，咳嗽着，手还在抖，却像平时那样凶。我突然大声说：“我爷爷是木匠，他能做木头小人，你们要吗？”同学们都点头，爷爷这才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木匠房里叠着的刨花。他开着三轮车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一排小汽车，像一列长长的火车，在雨里慢慢走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木匠房里传来刨木头的声音。我悄悄爬起来看，爷爷坐在油灯下，手里拿着小块木头，刻刀在他手里转得很轻。“下次只给最好的朋友做就好。”他回头看见我，笑了笑，眼角的红血丝很明显。我这才看见，木头堆里放着几盒药，盒子上的字我不认识，却知道，爷爷的咳嗽，比以前更重了。

初三的时候，我开始爱美了，看见学校对面化妆品店的口红，总忍不住多看几眼。那天下午，我跟着外宿的同学混出学校，站在化妆品店门口看，直到班主任把我拉回教室。“叫你家长来。”班主任的话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。我给爷爷打电话，没说犯了错，只说：“你快来看学校。”

爷爷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头发贴在脸上，背着个斜挎包，里面装着一个一个小木人——是他给我同学做的。老家来的那条路因为雨季塌方，他不识字，不知道学校的路，肯定是问了一路才来的。班主任跟他说我逃课的事，他没骂我，只是把小木人拿出来，一个个递给围过来的同学：“别跟她学，要好好读书。”我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后颈的疼好像又回来了，可这次，我知道，爷爷是在护着我。

从那以后，我周末就不怎么回家了，怕耽误学习，也怕看见爷爷越来越弯的腰。直到有天夜里，我听见学校墙外有狗叫，是老灰狗的声音！我偷偷翻出去，它看见我，就用头蹭我的手，然后扯着我的衣角往小镇的方向跑。我跟着它跑，心里慌得厉害——老灰狗很少离开小镇，它来这里，一定是出了事。

到家的时候，屋里没开灯，只有灶膛里还有点火星。我摸进里屋，看见爷爷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我以为他冷，赶紧去烧柴火，火越烧越旺，屋里越来越暖，可爷爷还是没动静。我蹲在床边哭，攥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冷，不像平时那样暖了。老灰狗趴在床边，头放在爷爷的腿上，不叫也不闹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
后来，我跟学校说要留级，回家守孝。每天我都会去木匠房里待一会儿，摸摸爷爷没刻完的木头，看看那只木头小狗。老灰狗还守着木匠房，只是不怎么吠了，有人经过，它就抬头看一眼，然后又趴在门槛上。我知道，爷爷没走，他还在这木匠房里，在松脂的味道里，在木头小狗的纹理里，在我每次想起他的时候，轻轻说一句：“好好读书，别像我一样，只守着这几座山。”

三轮车停在院子里，木头上的雨珠慢慢往下滴，像爷爷没说出口的话。我攥着木头小狗，坐在门槛上，老灰狗靠在我身边，尾巴轻轻扫着我的手。

小镇的雨还在下。

| 又 | 见 | 茶 | 马 | 古 | 道 |

# 芒康：奇异富饶之地

◎高富华

芒康藏语的意思是“奇异富饶之地”。境内雪山林立，江河纵横，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、浓郁淳朴的民族风情、金碧辉煌的千年古刹和迷人的自然风光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、深奥的宗教文化等，形成了芒康县多元的旅游资源。

芒康古朴、典雅、悠扬、舒畅的“锅庄舞”“弦子舞”被誉为“古道神韵”，内容丰富的民间情歌、山歌素有“歌的海洋”“弦子的故乡”之美誉。

弦子舞作为一种民族舞蹈，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芒康人民的生活。它不受场地、人数的限制，只要一把琴、一片空地，人们就能翩翩起舞，其乐无穷。随着茶马古道的兴起，“弦子舞”也在与内地各民族不断交流交融的过程中，得到了融合发展。

2006年，芒康“弦子舞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2020年7月11日，芒康曾组织3000人的演出队伍，在草原上齐舞《拥抱幸福》。

音乐响起，3000名舞者拂袖起舞，从四周向场地中央聚拢而来，随着洒脱的舞步、欢快的伴奏，不断变换着队形，风光旖旎的草坝子瞬间成为群众载歌载舞的欢乐海。

## 盐井：人工原始晒盐

在芒康，一谈起茶，自然就会说到盐。因为藏族人家盐茶不分家。

芒康县的古盐田就在澜沧江畔。高原的晨光穿透浮云，洒向澜沧江峡谷深处，江畔加达村的盐井在晨曦中醒来，村中藏族妇女赶个大早，身背木桶行至江边盐泉，汲卤水来灌溉自家古老的盐田。她们一天的劳作就从晒盐开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躬身盐田。古法晒盐，在这山高谷深的地方已延续了数千年。

盐井在通往云南的G214线边。在历史上，盐井也在吐蕃通往南诏的要道上，是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地。盐井盐田，是茶马古道上唯一“存活”的人工原始晒盐场。

澜沧江东西两岸崖崖莽莽，江水激情奔涌，江流在峡谷间蜿蜒流淌。风中隐约飘来淡淡的咸涩味，只见江岸崖坡岩壁上层层叠叠的盐田，好似悬崖梯田，木桩搭建的盐棚成矩形块状，高低错落布列，仿佛台地上的高台楼阁，依河谷山势，在临江两岸的崖壁上蔓延。淡绿色的盐池，雪白的盐田，与湛蓝的澜沧江水和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互相映衬，美不胜收。

当地从唐代开始制盐，距今

已延续1300余年。盐田在澜沧江两岸依山而建，由多根木柱搭架，架上用透水性强的泥土铺成平面夯实。当地村民仍保持着原始的手工晒盐方式。他们从澜沧江畔的盐井、盐池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，经阳光蒸晒、风干，结晶成盐。远远望去，盐田错落有致，景色奇美。

河谷两岸的红白盐田奇观，是阳光与风的结晶卤水经阳光与风的沐浴洗礼，以澜沧江为界，同样的卤水、同样的古法制盐工艺，西岸风干凝结出“桃花盐”，东岸凝结晒出“雪花盐”。其间又有什么奥妙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## 藏文圣经：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

盐井“红盐”“白盐”的神奇已让人惊讶，文化的融合更是让人惊叹。

盐井有一座天主教堂，也是西藏境内唯一的天主教堂，面积6000多平方米，有“中国十大最美教堂”之称。盐井是西藏境内纳西族的聚居之地，他们信奉藏传佛教，而本地藏族信仰天主教。

盐井天主教堂，是西方与藏族建筑艺术的罕见结合，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。教堂外观呈“梯”字形，是藏族民居的建筑风格，而内部装饰是典型的哥特式高大拱顶，天花板上绘满了《圣经》题材的壁画。外墙正中的十字架，告诉人们这是一所教堂。

这里使用的是全世界唯一的藏文版《圣经》。天主教是1865年传到盐井的，至今已有100多年。天主教带来的异国风俗，和藏文化的长久融合，又呈现出别样的意趣。

每当晨曦初现，乳白色的雾霭从大山深处的密林中缓缓升起，又或夕阳斜下，遥映着远处的雪山之时，一群藏族同胞手握胸前的十字架，心中默诵《圣经》祷辞。

据说当地的天主教信徒的名字是由神父取的，名字多与欧洲人相似，如“约翰”“保罗”“亚历山大”之类的，教名会伴随他们终生，不再另取藏族名字。

盐井被一条沟划分为上盐井、下盐井。下盐井多为纳西族民人，信藏传佛教，而上盐井的虽是藏族人，但多是天主教徒。

藏式白塔与天主教堂遥遥相望，述说着不同语言的民族和睦相处。当地不同信仰的人结婚，并不影响婚后各自的信仰。所生的孩子信仰什么，全看孩子长大后自己的意愿。

在世人眼中，盐井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盐井产的盐有红

盐、白盐之分，而吃盐的人有信东方的佛，也有信西方的神。

## 邦达昌：爱国巨商家族

从民国初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，西藏有一个叫邦达昌的巨商家族，他们崛起于芒康，后来发展成为云、贵、川、藏的著名商号，甚至在印度、缅甸、尼泊尔等国家也很有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邦达昌以骡马商队开辟陆路国际运输线，运送了高达1.5亿美元的抗战物资。

邦达昌的崛起，与茶马古道的繁荣息息相关。

饮茶在藏族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老百姓有“茶是生命，茶是精神，茶是肉”的说法。

以前，西藏既无银行又无钱庄，而邦达昌拥有巨额外汇，在当地声望卓著。邦达昌鼎盛时期，从四川的雅安、康定，云南的丽江等地采购砖茶、金尖茶、紧茶进藏。平均每年购入西藏的砖茶约为3.6万条包。

1942年，西康省在康定成立“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，邦达昌成为主要股东。随后，邦达昌建立起了拉萨为中心的茶叶购销网络，先后在西宁、玉树、昌都、芒康、巴塘、理塘、康定、雅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昆明、丽江、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动站。

邦达昌最大的生意就是茶叶，曾创下将荣经姜家“仁真社吉”茶叶走海运到拉萨的壮举。在商贸兴隆的同时，邦达昌也不忘回报祖国，在物资紧缺、战事吃紧的情况下，还号召动员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，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邦达昌的发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民国时期，掌管家族生意的弟兄三人各有非凡的经历，大哥通过茶马古道运送了大量的支援抗战物资；二哥在接受了孙中山“三民主义”后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再后来与几个志同道合者成立了“西藏革命党”，党旗上除镰刀斧头外，还有羊毛纺织机；三弟1949年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的身份，应邀参加开国大典，后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，并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。

1958年邦达昌的经营活动停止。

邦达家族的故居位于芒康县交呷古秀邦达村。由于年久失修，现在的邦达昌有些破败。但是邦达昌曾经的辉煌并未被完全掩盖，在芒康，邦达昌是一座文化坐标。